

范忠宣公文集

五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八

啓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伏審解符劇郡奏課中宸方脂牽之有期阻班荆而
伸餞矧夕隣於封壤復幸託於葭葦深荷庇存殊增
感戀伏惟某官清規表俗雅量鎮浮屢更共治之權
藹著于蕃之績鋒車入覲宜多獻可之謨芝檢頒恩
佇被陟明之典爰啟在候保練是期嚮往之勤敷陳
曷罄

答門生改官啓

某啓向以輕言輒揚善最果遷美秩彌慰下衷馳慶
幅之未遑辱華牋之首及感銘交至敷叙奚殫

范忠宣集卷八

謝潘著作啓

伏審奏課宸庭陞華芸省伏惟慶慰某官清規表俗
雅望映時果膺當宁之知峻被出綸之命佇騰驥步
別近龍光先沐榮音深感素

謝王長官啓

言念高風久阻宰想空馳幸茲官守之隣稔服民謠
之美徒懷矜式闕奉音題豈圖謙眷之隆特貶長牋
之貺愧銘交積敷叙奚殫

回蔡州胡完夫史君啓

某比者官忝新名職還舊物恩榮併至衰拙何堪荷
湔滌於君仁賴吹噓於朋好此蓋知府學士道充在
已恕及於人愍同志而不遺借片言而為寵



清途深蒙引重之私莫識疇知之地僊山重
列恍如丁令之歸宣室召還行聞賈傳之命尚賒瞻
晤更冀保頤

回時狀元啓

伏審射策明庭冠名多士伏惟慶慰狀元廷評識臻
道奧學洞聖源旦暮昌辰超騰夷路仁義之澤將兼
善於斯民金玉之聲已聳聞於海內承風竊抃馳慶
未遑辱牋問之先臨荷謙私之過厚佇膺大任以耀
吾儒瞻頌之勤敷宣曷究

回王郎中

右某言念幸居仁里久服於聲猷邈守官箴阻親於
風矩徒積懷賢之素闕伸置牘之儀豈意搗謙遠貽
榮翰欣審頒條之暇妙臻視履之祥恭惟某官才識
高時公忠奕世屢領蕃宣之寄浸深旒宸之知側聽
褒遷式符瞻頌披承尚阻保鍊爲宜

別京東監司赴西臺啓

右某啓綿力支離輒露投閑之請綸言溫厚遽推從
欲之恩事與願諧感深涕下伏念某賦性迂闊遭時
盛明徒以家聲蚤塵器使諫垣將幕曾屢試以無堪
澤國山城迨三黜而何補以勤禪拙沉迷簿領之勞
有過知非憔悴風濤之險尚獲神明之殛再罹嗣息
之殃悲苦纏心驚惶失志畏郡條之狹曠累鄙康之
庇容陳力知難叫九閭而瀝懇量能授職叨一札以
頒榮解劇東藩分班西洛身閑名美猶肅臺儀祿厚

責輕負同更隱此蓋其官義均錫類德重包荒一坐
衰晚之蹤俾這譴何之域青泥脫翼敢忘吏部之仁
斗水活鱗永識監河之賜載思感遇罔罄敷陳

到河中謝雍帥劉龍圖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抃下風恭惟
某官盛德映時英猷冠古夙蘊致堯之業暫膺分陝
之權化茂崇陰已坐康於疲俗寵登槐府行入贊於
重熙某受命云初棲蹤有幸尚祈葆輔式副傾瞻

謝延帥太尉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抃下風恭惟
某官勲業光朝公忠映古顯被凝旒之眷寵分推轂
之權仗鉞專征久已寬於宵旰追鋒促召行入贊於

忠宣集卷八

樞機某受命云初趨承尚阻更祈葆輔式副傾瞻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抃下風恭惟
某官蹈道深醇賦才英敏夙蘊經綸之業早膺簡注
之求攬轡宣風已坐豐於邦計泥封促召行入踐於
禁林某受命云初棲蹤有幸尚祈葆輔式副傾瞻

回同州知府朝請

某忝恩移郡揆日頒條鄰大國之樂封託洪河之餘
潤恭惟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時被乃聖之深知膺
惟良之優寄佇還近侍式協僉言某竊駕方初藉風
徒切未伸竿牘之懇遽貽金玉之音愧行所業大陳

罔罄

謝陝州知府大夫

某此云蒙恩假守取道之官既獲望於下風復驟承
於異者伸講故人之好盛敷主禮之優逮爾睽違徒
布麗黃之治入參近侍行竝徐嚴之游某方稅單車
適遙外屏未綴荒蕪之懇先垂華藻之音愧荷所叢
敷陳罔罄

回新鳳翔知府范學士

某分符守郡竊愧誤恩揆日頒條獲遵成矩內惟天
幸益仰賢標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才名世早升華
於禁省已深東於帝心屢殿大邦藹聞佳政側聽鋒
車之召入陪法從之嚴某稅駕方初瞻風徒切置牘
之儀未展摘華之問遽臨荷謙眷之過隆祝珍調而
倥切載惟欽頌曷罄敷宣

忠宣集卷八

四

回大寧知監張奉議

右某分符守郡揆日頒條懼衰拙之瘵官愧明知之
為地未馳謝懇遽辱榮音荷謙眷之載隆企冀展而
增慕方賒晤對冀冀保調行迎寵休式符言願

到慶州謝兩府啓

左僕射

衰年屏迹漸謀三逕之歸邊鎮分符誤被一麾之寄
寵還近職榮留舊邦光輝已逮於覆盆歲月徒驚於
過隙載量忝冒唯極震驚伏念某錄錄無能規規自
守步世但憂於蒿目觀射獨苦於蓬心入備諫臣三
未良於藥石出宣使指切莫著於涓埃幅巾將遂可

息肩窮巷唯期於沒齒假麾便郡聊燕息於河濱易
地名藩使折衝於境外此蓋伏遇某官夾輔王室澄
清化源端委巖廊大任方隆於柱石和調鼎鉉元功
已格於鹽梅啓沃清衷甄收舊物顧未捐於弱植誠
有自於洪鈞晚歲無聊從仕已逾於三黜壯心未已
乘時猶效於一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右僕射

河濱樂土方忝於郡章閩外名藩遽持於兵柄念流
年之遲暮還內閣之榮華固陋何勝彷徨失措念某
伎能謝薄藝業迂踈學未啓於斲輪才已慙於投刃
莅官行法苟全菽爾之軀問舍求田常有終焉之志
偶蒙收用未忍棄捐禁闥圖書重討論於簡牘邊陲
斧鉞方鎮過於羌戎此蓋伏遇某官一代名臣三朝
耆德廟堂決策忠言切於倚壽寰海具瞻大任隆於
調鼎不忘踈賤獲被褒升過蒙雨露之恩寔自坯陶
之力窮通守節志益固於曾中夙夜服勤功庶期於
毫末

右丞太中

憂患飄零分安於退處寵光稠疊特冒於遷升俾還
內閣之茲復任連城之重年鬢但驚於晚節山川無
改於當時恩大莫量濯無以稱伏念某才非應寧
昧向方得從諸彥之游適際千年之運擢居言
能補過而拾遺彊赴吏功不事循名而責實空
無補萬分乞身猶幸於息肩固位敢希於投

時易失久絕望於彈冠舊物不忘猶見收於墜屣此
蓋伏遇某官保佑一德協和庶方獻納嘉謨奉兩宮
之清問弛張大政宜四海之具瞻英賢方處於廟堂
朽質誤分於印組桑榆暮景雖自愧於衰遲金石素
心誓不忘於顛沛

門下侍郎

司文禁閣載領於簡編假守名藩謬分於印紱過隙
但驚於歲月據鞍重攬於山川自顧瑣微何勝眷任
伏念某粗觀章句偶繼簪紳賦蕞爾之小才乏超然
之遠識一從吏役常寄跡於萍蓬久負歸心欲置身
於桑苧衰颯已鄰於暮齒施爲何益於秋毫出守蒲
津聽訟唯期於卧閣統臨榆塞觀風遠效於褰帷此

蓋伏遇某官望重本朝功深名教道兼資於文武學
洞達於古今歸卧里閭謝萬鍾之厚祿進登廊廟爲
一代之宗臣某愧樵悴之餘生沐便蕃之異數宣揚
明詔思惠養於疲民推廣上仁務懷來於遠俗

中書侍郎

退安散地雖自棄於明時假守舊藩蓋曲頒於異數
職載升於禁閣任兼擁於連城內典圖書出持符
故物未忘於墜履餘光俄照於覆盆伏念某學未知
方才非周用投身斥澤豈慕於鷗鵬竊食太倉僅同
於雀鼠久叨任使何所建明流年漸迫於桑榆衰髮
已先於蒲柳出麾河上安閑頗類於幽居促駕塞垣
委寄獨司於戎事此蓋伏遇某官發揮王度裁決政

機於源兆姓共勤於農畝謀無遺策四方
於德風此孱虞竊膺褒異保完瘡痍固無間於邇
遐勉勵節以敢自寧於夙夜

樞密

優游便郡乞身將賦於歸田繁會名區受詔俾專於
持節翰墨方遠於近職旌旗復指於舊邦揣已若驚
不寒而栗伏念某學未窺於堂室器自局於斗筲誤
被選掄久更任使驅馳郡國不知髀肉之消荏苒歲
時但覺鬢毛之改數惟憂患自請退閑息駕河濱得
逍遙於外補守藩關外俄統制於中權此蓋伏遇某
官平格治功裁成武德講明萬化常進對於前旒計
治五兵欲懷來於左衽顧茲重鎮尚畀非才莫量天
地之私實出陶鈞之力發生朽質終有待於再榮齊
礪鉛刀用或堪於一割

副樞

專城假守方退食於河濱內閣升華遽剖符於關外
遲暮但慙於白首褒遷更累於清時伏念某固陋鄙
人飄零踈跡悟意濫階於朝位奮身本出於儒家游
宦積年坐費太倉之粟躬耕有日行尋負郭之田厭
俯仰以隨人聊優游而卒歲豈宜踈遠輒冒寵榮此
蓋伏遇某官協贊九功輔成一德干戈不試獨先堂
上之兵夷狄來庭潛契帷中之筭顧惟邊寄尚付瑣
才方隅得預於守藩廊廟實資於推轂高臺未輟收
功終系於九層末路爭先驚力尚期於十駕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伏審造被命書首登宰席顯赫上公之任澄清天下
之原郡生成賴於陶鈞盛禮方修於典冊伏惟慶慰
恭以僕射門下相公學臻聖闡道協昌期又平格於
泰階實勤勞於王室居調玉鉉已寅亮於九功榮被
袞衣永總司於百揆某誤分印紱久沐陶甄三事登
朝喜平津之開閣一麾假守阻魏勃之掃門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伏審寵膺再命進位鈞衡內親附於兆民外懷柔於
四國大賢登用衆望攸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學洞
九流智周萬變久居宥密克壯謀猷光華果陟於公
台感會潛符於夢卜君臣堂陛素尊用於鼎司伯仲
填荒遠同暨於衮職某侵尋末路瞻企餘光假守西
陲偶坐於符竹緬懷東閣思進預於躬紳

賀樞密章通議

伏審進被寵榮超升宥密內以講脩於七德外將震
疊於四夷應率上之具瞻喜大賢之登用伏惟慶慰
恭以某官機籌獨運文武兼資挺生杞梓之材蔚為
廊廟之器果由當關入踐樞庭協贊治功久預裁於
國論發揮雄略遂專決於兵謀聖時方偃於干戈寵
任爰資於柱石某偶分重寄得附餘光堡戍臨邊方
一麾之守冠裾就列阻瞻數仞之崇

賀門下司馬侍郎

伏審進被寵榮超升宥密內以講脩於七德外將震
疊於四夷應率上之具瞻喜大賢之登用伏惟慶慰
恭以某官機籌獨運文武兼資挺生杞梓之材蔚為
廊廟之器果由當關入踐樞庭協贊治功久預裁於
國論發揮雄略遂專決於兵謀聖時方偃於干戈寵
任爰資於柱石某偶分重寄得附餘光堡戍臨邊方
一麾之守冠裾就列阻瞻數仞之崇

伊周方日月之光明
五風雲之感會
伏惟慶慰恭以
某官行造聖蘊學爲儒宗
不繫意於窮通
久忘言於
用捨
幅巾去國
燕居將老
於洛濱
端委造朝
大任受
急於鼎足
某側聞新命
幸處洪鈞
關塞一麾
符印尚
縻於尺組
山川千里
門闌阻度
於長裾

呂左丞光祿

伏審光被絲綸
參居衡軸
內講明於法度
上調燮於
陰陽
宜四海之具瞻
喜大賢之登用
伏惟慶慰恭以
某官直而不撓
靜以有謀
智周事物之原
學貫天人
之際
出言藩翰
暫分寄於銅符
進陟廟堂
載入司於
玉鉉
某喜聞休命
獲處洪鈞
違離已歎於累年
眷待
嘗蒙於一顧
山川脩闊
但託意於歸鴻
門仞深嚴
阻
進趨於行馬

忠宣集卷八

九

回田總管黃走馬張機宜

右某祇奉朝恩
復叨邊寄
幸朋僚之有賴
顧某拙以
何堪
豈意謙私
首貽榮翰
辱寵褒於華表
荷重惠於
兼金
復晤匪遥
保頤爲祝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比者叨奉上恩
併還舊秩
棲迹尚叨於封部
茲行誠
賴於廕庇
揣拙分以逾涯
奉訓辭而只稱此蓋某官
義深錫類
德盛包荒
軫舊物而不遺
借片言而爲寵
致茲衰晚
復被東求
社木丁酉
死久漸於無用
金刀
諒難必於收功
屬便

忠宣集卷八

塵而拜賜

回步軍苗太尉

右其此者誤被朝恩再膺邊寄邑里尚存於故老山
川復覩於舊封願遲暮之何堪蓋獎存之有自伏惟
某官沉潛妙算卓犖英才擁旌久握於帥權出塞屢
分於將鉞折衝萬里指點虜於掌中制勝兩楹出奇
兵於堂上職嚴武衛任總師干軫舊物而不遺借片
辭而為寵致茲忝幸曷稱眷私未遑置驥之儀先辱
貽音之及載惟感頌曷罄叙宣

賀秦州范龍圖

伏審光被命書出臨藩閩銜轅門之三令懷廟幕之諸
戎側聞屏翰之賢深協摺紳之望伏惟慶慰恭以其官
才兼文武學洞古今衣冠有待於宗師字墨素懷於遠

念宣集卷八

十一

業麟符守工已或領於旌麾虎節治兵果威持於斧鉞
巨鎮昔推於去隴提封密邇於河湟壯樓堞以連城列
韃橐而夾轡其幸聯未契竊慶異恩屬部歡迎切未轉
而入境故人登用思白首以彈冠瞻詠之勤序陳難既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伏審光膺詔札入覲宸延造朝榮踐於文昌解組遽
違於邊服伏惟戶部侍郎誠開金石文鼎丹青懸密
勿之嘉謀處光華之近列分權龜紐時未歷於
賜對龍墀顧已深於三接未遑煇善先沐
繼之啓行屬九秋之方晏勦其保無聊慰
至深序陳莫罄

大原到任謝宰相執政

右某啓比膺恩制就易師權仍增書殿之華適付屏
門之重辭榮莫遂彌劇愧慚泣職云初率皆忝冒此
蓋某官代工有體全舊爲心忘其齒髮之衰付以兵
民之寄初臨藩鎮唯祗畏於簡書夙特鈞麻更仰資
於廟略瞻頌感激實倍常情

回知鄆州陳龍圖

分服鄉邦方慚竊祿易塵邊閫彌愧優恩宣上化以
方初企高風而徒切某官忠良挺操愷悌存心久翔
侍從之華屢寄藩宣之重未遑馳問先辱緘騰感佩
收深敷宣罔罄

回延帥趙端明

伏審中權報政秘殿升華矧惟耆哲之賢益重專征
之寄高才映古重望冠時久參法從之榮夙寄長城
之任果膺異數益簡上心玆奉綸言別登柄任顧臨
儀之未展辱榮問之先臨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西京韓相公賀冬

伏以陽德方升振嘉生於潛戶天端首正蒞祥
迎雲恭惟某公望重累朝德尊元老方告歲
暫均逸於留都推及物之仁茂集履長
衰跡遠託餘麻瞻頌收深敷陳罔罄

賀中書僕射劉相公

伏審典冊告廷公台進江欽聆褒制均
其官川嶽儲靈珪璋
時出入三朝始終一節
之賢
之訪

有乘...合天心功符並賴具瞻隆於民
宸衷與應夢卜之求入正鈞衡之任
宰司論道經邦告嘉猷於我后奮庸熙
斯民益隆乃聖之知永輔太平之運
賓閣置牘翹誠敷文罔喻

賀蘇右丞

伏審光膺制命進轄文昌三事得賢萬方
德器端重學術淵深體明哲之姿挺直方之操
不更其守言行必本於忠啓沃聖心尊崇王度果
中憲入預政機蓋人望之乂稽故輿情之共快載惟
欽仰倍越常倫

簽書樞密王密學

忠宣集卷八

十一

伏審顯膺制綽榮貳鴻樞簡自上心協于僉論某官
高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經輔聖猷而濟美
果繇天府入掌機衡躋侍從之清班未容溫席參
諧之近列寔慰具瞻某遠賓闕阻通慶謁欣企之
素敷叙奚周

四二部李侍郎

恭審光膺中詔進貳冬官當賢哲之彙征實朝廷之
盛事行登近益副僉言未遑簡牘之修先辱緘騰之
貺愧銘交至敷叙奚殫

賀趙內翰

伏審光奉制恩榮登翰苑豈特儒林之推重固宜國
體之增華邦寵既行朝僉胥慰某官器深且博德厚

而淳薰然君子之慈隱若大儒之效果膺芝檢入掌
辭林典章暫繫於發揮民尚需於康濟顧未遑於
修慶愧先辱於貽戕欣感攸深敷陳曷罄

賀知定州許資政

伏審懇辭機務榮殿名藩爰擇剛辰已開盛府諒惟
慶慰恭以其官純誠亮直和惠敦方重望鎮時精忠
體國雅挾佐王之略克成輔世之功名以盛而不居
賢因勞而思佚暫繫舊德坐鎮荆陲方布上恩已聞
於美政再調元化行副於具瞻竊幸衰蹤匪遙善庇
方積懷賢之抱先煩置牘之儀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回文太師

伏審連上奏封懇還政柄雖勞謙之曲至顧體貌之

忠宣集卷八

十三

方隆況已協於康寧敢與聞於去就伏惟某官道行
當世名軋古人早得位以濟時晚未忘於憂國竒兵
不拜建宗社之元勳大節可書作邦家之盛福親輔
三朝之治尊為萬葉之師會初正之清明因上心之
恭默爰起大老以圖久安天下想聞其風廷臣無出
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
之重偶愆和豫稍倦晨昏浩氣內融明神陰相不假
蒼蒼龜之上已聞藥石之功遽辱誨音願從高退然而
公旦雖老不離成周山甫就封亦懷王室蓋義之
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進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
寧而兩宮之倚注欲立非常之事方須不世之謀曾
是弱姿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逾考父之恭九事在

公尚覺驚熊之少願回冲揖以就太平

謝同知樞密院

右某啓輔弼之任必在其人樞機之權尤慎所與蒙
恩忝冒撫已震驚伏念某賦命數竒受才不敏學古
雖專而踈於接物更事徒久而昧於趨時唯知義命
之安敢意功名之會值遭興運拔擢過優豈茲一介
之微可陪三事之列南箕之名匪身鼯鼠之技易窮
自知甚明懇辭弗獲莫回成命終冒殊私深冀竊祿
之譏曷副經邦之望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
一心廊廟之間材適長短之用陶鈞之內器無苦窳
之嫌致此孤生驟當大柄敢不勉濟惕恭之議益堅
許國之心仰稱茂恩用疇洪造感銘之素敷叙矣周

又

此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
形於懇避終進冒於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
克偶緣際會亦預招延少也無成蓋之適時之略長
而不偶殆繇接物之踈空歷四朝未聞一善敢祈晚
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途入踐未逾三
月之賒機事與聞乃濫八人之列靖言非據靡自違
安此蓋某官道可濟時心唯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
事任之常更陰借品題使階進用智謀非遠知難就
於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於門戶庶幾小補永服下風

賀知河中府王待制

伏審光奉詔綸進居文閣既遷升於顯地復鎮守於

名區伏惟慶慰恭以其官道極淵源學臻堂奧廓高明之遠識挺卓越之宏才嘉謨沃於上心儒術施於吏事披文禁圃遂從金馬之游問俗太邦方任銅魚之寄其久嗟離閣載預交承向風但切於馳情晤語未期於促膝喜聞持節莫遂造門思詠良多叙陳難既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八

范忠宣公文集卷八

未陳謝外朝出問林明莫悉數門思詠良多叙陳難既
之寄其久嗟離閣載預交承向風但切於馳情晤語
未期於促膝喜聞持節莫遂造門思詠良多叙陳難既
未期於促膝喜聞持節莫遂造門思詠良多叙陳難既

經解

進尚書解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諍爭之言編次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錄為三十一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禋禘之誠幸陛下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堯典

堯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忠宣集卷九

一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以九載績用

弗成

臣某曰堯知鯀方命圯族而終岳之言而

用之至于九載然後殛之可以人不以已

之智識出倫過人而違衆獨用也不以一絲

不職而遽易三考黜陟之法也蓋人以之則可

責其成功若歲月不久而中易不唯大功不成

而黜者亦得以為辭然非堯德之大孰能容之

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也

大禹謨

禹言於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而曰俞允若茲嘉言罔他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衆舍已從人不虛無告不或愆困窮惟帝時克

註云帝謂堯也

臣某曰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

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又君子曰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故雖舜禹在上而不敢忽天

之務復相戒以艱難信乎君臣之不易也善

口不隱則賢者皆進用衆捨已則君上無過困

而不廢則不困窮者可知以舜之八聖而稱此

惟堯為能又見率君道之

益曰吁以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惟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無怠無荒四

金匱要略卷九

二

夷來王

臣某曰有憂虞而後戒捨法度而自任留心於

樂逸任人以疑貳忘道以求名違衆以徇已皆

中王之所不為而益以戒舜可見古之君臣相

戒澹切而益能盡言舜能善聽也匹庶不以善

鬪服鄰里王者不以善戰服戎狄唯無怠荒庶

政修則夷狄自賓

非陸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唯輕功疑唯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

臣某曰孔子曰寬則得衆易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有以是居上不以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
不以簡則叢脞而害政唯好生之德可以服民
心民心服則有耻而從化自不犯於有司矣
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
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
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上旬有苗格
臣某曰禹受舜命徂征有苗聞益之言遂拜而
班師信乎能取善而不以已智自任矣舞干兩
階而有苗遂格信乎文教之可以服遠至誠之
可以感物矣後之人君有興甲兵危士民與異
類爭一旦之命使生靈肝腦塗地而欲安民阜
俗不亦遠哉

臯陶謨

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庶民勸業遠可
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爲
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墀何遷乎有苗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入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
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臣某曰夫修身必在慎思久行慎思則無悔久
行則人信然後可以厚族人而善人皆勉思翼
戴矣自近及遠之道在此而已知人之難宜察
以事而象恭滔天巧言令色者聖人尚或畏之
取人之道不可不廣故於九德各取其所長但
人君能合而用之則九德皆見於事為矣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而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臣某曰夫幾微之不可以不慎也以舜禹之聖
尚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而至萬事矧後世之君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臣某曰聖人以民之視聽為天之視聽故萬事
不可不察於民也則民之可畏如畏天矣故曰
可畏非民則君之施於民者可不慎哉

益稷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

臣某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也人君不先自安所

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享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耳目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功

臣某曰萬國衆賢皆帝之臣在帝能舉而用之爾進之以言試之以功然後賞之以車服既明試之有法則群臣孰敢爭先而進乎孰敢不謹奉於職乎向若舜不如此施爲使賢愚同進則宜其無成功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三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某曰股肱之臣喜於任事則君德日起而百官安職矣臯陶復戒舜以興作宜慎法度而屢加省察廼有所成君有明德則良臣獲進君道煩細則萬事墮惰此有虞君臣相戒之言萬世之成憲也可不慎哉

五子之歌

康侯邦見第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

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政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
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篋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臣某曰孟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則民爲邦
本也宜矣又曰得其心斯得民矣則可近而不
可下也明矣夫人君處於億兆之上而安者非
力能制億兆之人也所恃者上下之分君臣之
義耳以分義之微而馭兆人何異朽索之馭馬

哉苟君失其道則匹夫皆可以勝之矣大凡不
明之怨其怨必甚故杜牧言秦民不敢言而敢
怒也故聖人達民之情而宣之使言所以圖怨
於未見之前也禹不獨行於其身又以訓後嗣
慎哉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某曰夫聲色貨利人皆好之惟聖人爲能無
欲用人如已則心一而無疑問故動有成功夫
以成湯之德不以無過爲美而以改過爲美不
以法令服民而以寬仁彰信於民則聖王所行

與大申韓雜家之說異矣

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北族乃離王懋昭六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臣某曰聞善不懈則德日新矣謂人莫已若則志自滿矣以義制事則不自任矣以禮制心則無暴慢矣屈己取人則能自得師矣故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謂人莫已若則人之善言皆不可入矣人之善言不可入則過夫雖多而不聞矣怨怒雖盈而不恤矣如此者不亡何待好問而行則合取眾智而過不在已豈不裕哉自用則專其私意而過必歸已豈不小哉

皇集卷九

七

湯誥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臣某曰孟子謂治人不治反其智夫金不成器由陶冶之不良也民不為善由教化之未至也故萬方有罪罪不在民而由上之德有所未孚爾然則禹湯罪已亦其誠矣

伊訓

伊尹訓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古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首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臣某曰六從諛弗辨而古人是若則君道則矣
與人不求備則能任人之長檢身若不及則喜
聞己之短任人之長則人盡其才聞己之短則
已將無過夫為人上使己無過而人盡其才天
下安有不治者哉

又曰爾德罔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曰君不厭小善則可以成大德故為天下
之不恤小惡則可以成大禍故墜厥宗有以
是君不可以小事忽於聽納而憚於更張也

太甲中

伊尹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某曰傳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

念宣集卷九

人君不修身則百姓不信其命令故須先修身
使己之德信於天下則民從而化之廼為明主
又曰無時豫意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
惟聰朕承王一林無斁

臣某曰見近效而忘遠圖視不明矣聽近習而
疑君子聽不聰矣惟能見遠大者為明能聽有
德者為聰則君道之美垂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訓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
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諂諂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諂諂非道嗚呼弗慮胡
恤元良萬民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

同以寵利居成功拜廿永孚于休

臣某曰外高自下陟去自近蓋言人君之德以積累而成庶事皆有漸也夫民事至重不可以輕舉尊位至危不可以驕處九人之清喜於合已故迎合之人易進而心於異已故忠直之言難入苟非明君以道而求其心則邪正亂矣君好以辯言拒臣下則臣下之情不能盡臣下之情不盡則政斯亂矣

咸有一德

伊尹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以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春求一德四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

皇極經世一

九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人叩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了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一吉德二三動罔一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一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一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王協于克一

臣某曰聖人久於其道則為常德在易常卦之初則曰浚常正凶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深也故人君欲行常久之道不宜深求於其初則人情不擾而位可保也夫君臣一德則動而獲吉能當天心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

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致一之道在人主推誠待下無偏無黨則衆心咸昭故能一矣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也自有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臣某曰人君自廣以狹人則羣下之情不通一夫一婦不能自盡其情人丑猶不能成功況士大夫乎

說命上

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一于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忠宣集卷九

臣某曰人君不以納諫為難而以從諫為難能從諫則羣臣之善皆歸於君矣合天下之善以為政安有不聖乎

說命中

說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人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土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備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下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
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臣某曰天之聰明厲大含容故人君當法則之
夫號令不慎則貽羞辱甲兵不慎則召寇讎衣
裳當擇人而後賜干戈必省已而後動君能信
此則無不休美夫官及私愛則士不勸爵及惡
德則民不安慮事不可以不善舉動不可以不
時矜能眩智者自滿之道事事有備者消患之
本寵小人者欺罔之言日進非納侮而何志欲
革俗而嗜好不免同俗非耻過作非而何傳說
陳此言高宗信而服行之猶曰非知之艱行之

念宣集卷元

十一

惟艱可見賢臣戒君之深切也行此數事而中
興商祚可見王道之簡易也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仁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
不明聞見狹則遠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
佞之說易以欺况天下之廣萬務之衆
已意而治之也嘗稽先王之成法其

使邪說異行不能惑亂然後廣用賢俊列于衆職而王道成矣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忠宣集卷九

十一

臣某曰人君立大中天而俗皆好善是錫則人無朋比而咸趨入於咎惡皆可容而養不中此之謂矣夫羞進行不羞進則挾則其才可用是以興好于我家然後人陶心當如止水不作好惡偏黨其邪正自辨而天

下不治者未之也

藝

心公作旅藝訓于成王

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

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其上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嗚呼

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

臣某曰孔子謂使民

不狎侮而成也人之政

不役於無益之事則百

德宣集卷九

不以珍奇為寶又能不

或不鮮小過而憚於改

之山起於累土或闕一

簣者乎

不狎侮狎侮君子罔

力不役耳目百度惟

寧言以道接不作無

幾用物民乃足犬馬非

丁國不寶遠物則遠人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

一簣

大祭則君之盛德在

明志意惟可用之于道

度斯正當以賢者為寶

十三

忍細微則大功可成君

為終射虧損大德九仞

簣則妨成功況甚於一

無逸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曰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

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講張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信之

臣某曰聖人欲聞其過如此之急也其反身克

己如北之累臣某曰詈之言不止不怒而又

自修恭德曰朕之過信如此宜其具美於周公而為法於後世也有不信此道之君為人譴張幻惑則信而怒之矣

君陳

成王命君陳曰爾惟風下至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

文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必或不修違厥政以率其或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臣某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則上之所向不

可不慎也凡有廢興納之命必與眾人虞度

俟其議同而後行之夫恐小則可以成大容眾

卷九

則可以成德舉直而錯枉則使枉者直民之從

上惟視其所好故孔子曰二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以命令驅之而身不自行則民終亦不

從也

罔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且惟吉士僕正近厥后克正僕臣諛厥

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

之官迪上以非先王

臣某曰僕臣王之而皆必用正人可見人

君左右不可以媚之人為僕侍也後世

官官僕侍既之六而人君朝夕與處或

訪以事則以淺狹憎愛之言開導人主又豈上
非先王之典也可不戒哉

右臣竊觀二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
宜於後世治亂無不關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言
固不能發明奧義惟

陛下稽古博達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將可以比隆
虞夏商周之盛矣惟

陛下留神愚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九

范忠宣公文集卷九

十五

